

孔子的生命教育思想

朱榮智

【作者簡介】

朱榮智，籍貫新竹，國家文學博士，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。

壹、前言

人的存在，不只是一種現象，而是有其意義和價值；人是有思想的動物，所以人類雖然也只是萬物之一，而能成為萬物之靈。一般的動物，只是為了維持生命的存在和延續，而人類則能進一步追求生活的品質，改善生活的環境和條件，並且深層的探索生命的內涵。

所謂生命教育，簡單的說，就是研究生命的起源、發展與終結，以及人與自然、人與他人、人與自己，相互對待關係的教育。一艘船如果缺少羅盤指引航行的方向，便只能在海上漂泊不定，或是誤行航道，南轅北轍，達不到預定的目的地；同理，一個人如果對於生命沒有正確的認知和理解，便只能茫茫不知所措，整日渾渾噩噩、醉生夢死，而不能肯定人生的方向，勇往直前，建立正確的人生價值。

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，是中國文化的兩大主流，儒家思想以孔子、孟子為中心，主張行仁、重義，積極樂觀，盡其在我；道家思想以老子、莊子為中心，主張清靜、自然，返樸歸真，恬淡守常。進退之間，各有其道，對人心都有匡正救治的作用。本文因篇幅所限，只能探討孔子的生命教育思想。

貳、生命教育的內涵

誠如前文所述，生命教育的內涵，包括有關對生命的起源、發展與終結，以及人與自然、人與他人、人與自己的相互關係的研究。宇宙的奧秘，是從古至今，所有科學家、哲學家、宗教家、教育家研究不完的主題，就以人的生死而言，人從那裏來？死後到那裏去？就是難解的謎，眾說紛紜，難有定論，宗教家的主張，科學家無法舉證，而不同的宗教，則有不同的論調。

古人常說：「生年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。」的確，雖然科技與醫療的發達，人類的壽命，已經提升很多，可是百歲以上的人瑞，到底還是極少，一般而言，都是七、八十歲上下而已，然而，在有限的歲月裡，卻有無限的煩憂，小時有小時的苦，大時有大時的苦，老時有老時的苦，而死後是不是就不苦了呢？誰也不知道。人要如何看待自己，人要如何在有限的生命，發揮無限的功能，人要如何追求平安幸福、成就快樂…，的確是一門大學問。「人要知道做什麼，才能做什麼」，生命教育就是在指引人生，人為什麼活著，人要怎麼活著，人要如何看死亡…。生命教育就是要告訴我們：人生的意義和價值。如果生命是一連串的聯結，我們應該如何解套？如果生命有許多的契機，我們要如何掌握和開發？每個人都應該很清楚知道，他有什麼、沒有什麼，他要什麼、不要什麼，他該做什麼、不該做什麼。

每個人都是畫家，每個人的生命都像是一張張的畫布，人人手中握著五顏六色的彩筆，可是最後繳卷的時候，每張畫布的成品，成就高低各有不同，有的蒼白，有的鮮艷，有的深刻，有的平淡。在每個人的生命中，有能掌握的部分，有不能掌握的部分；有能改變的事，有不能改變的事。能掌握、改變而不掌握、改變的人是懦弱，不能掌握、改變而想要掌握、改變的人是愚昧，而如何知道能不能掌握、能不能改變，則是智慧。生命教育所提供的不只是知識，更是智慧的，是對生命的向上提升的動力；生命教育的內涵，是為了培養我們知其所當為、知其所不當為的能力。

當然，生命教育不應該只是一種認知的教育，而同時要是引導的力量，能引導個人從對生命的正確了解，激發出正向的潛能，達到個人內心的平和、安定、利他、助人的功能。

人生最重要的是求得一顆安定的心，俯仰無愧，怡然自得。人心安定才能澄明，人心澄明才能進退得宜，不踰規矩。今天，世界的動盪，社會的擾攘，

主要來自人心的迷亂，欲念的貪癡，追根究底，就是對生命存在的意義和價值，沒有正確的明白與體悟，這也正是我們極力倡導生命教育的目的。

「執著是痛苦的根源」，當我們知道人是空著來、空著走時，我們就不會執意一定要如何、一定不要如何。「煩惱是因為想太多，痛苦是因為不滿足。」很多人不滿意自己的相貌、不滿意自己的財富、不滿意自己的地位、不滿意自己的家庭，於是就有許許多多的爭執、糾葛、傷己害人的是非；當我們知道金無十足、人無十全，我們對天地萬物的不完美，就會多一分體恤與同情，就會學得包容和接納。一個人不管有沒有學問、有沒有錢、有沒有社會地位，也不管長相的美醜、智慧的高低，人人都應該學會尊敬別人、尊重自己，自愛與愛人。當一個人知道這個世界還有別人存在的時候，就是一個人人格成熟的開始。在這價值多元的時代，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主張，每一個人的主張都不是唯一的主張，多協商、多溝通，就少衝突、少糾紛，祥和的世界、祥和的社會、祥和的人心，是生命教育努力的指標。

參、孔子與生命教育

（一）孔子的生死觀

《論語·子罕》：「子罕言利與仁、與命。」孔子認為一個人生死有命，富貴在天。（註一）所以，孔子很少談命，也不談怪、力、亂、神的事（註二），孔子弟子季路問事鬼神，孔子回答說：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」季路又問死亡的事，孔子說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（註三）孔子對鬼神的態度，是敬而遠之（註四），孔子所關心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，人生應該如何追求生命的價值？人生應該如何面對天地萬物？人生應該如何與別人和善相處，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？這些才是孔子一生最關注的問題，也是他的聰明雋智能對後世長久影響的地方。當然，基於慎終追遠及孝道的思想，孔子對祖先的祭祀和父母的喪亡，是非常重視的，主張「生，事之以禮；死，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」（註五）而認為「孝，德之本，教之所由生也。」（註六）

（二）孔子的人性論

孔子很少談人性的問題，《論語·公冶長》：「子貢曰：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孔子不談心性善惡的問題，

孔子只說：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」（註七）人性是相近的，而後天的習染，使行為有偏遠之別。不過，《孟子·告子》中，孔子引《詩經·烝民》：「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則，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」孔子說：「為此詩者，其知道乎？故有物必有則，民之秉彝也，故好是懿德。」可見孔子也同意向善是人類的本性，人因為有一顆向善的心，所以願意吃苦耐勞，努力奮發，追求人生的理想。孔子對人性的看法，對人生理想的追求，有積極鼓舞的作用。

（三）孔子的天道思想

人是自然的一部分，孔子對天道的看法，是心存敬畏的，而且主張人與天地參。（註八）《中庸》第十六章：「子曰：鬼神之為德，其盛矣乎！視之而弗見，聽之而弗聞，體物而不可遺。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，以承祭祀。洋洋乎！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詩曰：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。」神明是不可猜測的，更不可以輕忽。人在天地之間，要順應自然之道，以至誠之心，盡其性、盡人之性、盡物之性，而贊天地化育，與天地並立為參。（註九）

孔子認為天道自然，有一定的常軌，「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」（註十）天生萬物，有不變的原理、原則，人要效法天道，追求中正和平，無過無不及，與自然環境維持和諧平衡的關係；推而廣之，人與人之間，當然也是「和為貴」了。

（四）孔子論人際關係

人在天地之間，不管是中國人或是外國人，不管是古代人或是現代人，第一重要的事，便是要懂得做人的道理。人是不能獨立存在的，小至家庭，大至社會、國家，甚至全人類，個人與群體，具有很密切的關係。儒家思想把人際關係歸結為五倫。《孟子·滕文公》：「（舜）使契為司徒，教以人倫。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」《中庸》第二十章：「君臣也、父子也、夫婦也、昆弟也、朋友之交也，五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」道，是路的意思，謂這五種關係，是人與人之間互相通達的道路。

孔子論人際關係，是以仁為中心，在《論語》一書，論仁的一共五十八章，仁字出現一百零五次，何謂仁？《中庸》第二十章：「仁者，人也。」簡單的說，仁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。許慎《說文解字》：「仁，親也， 人二。」親，愛也， 人二，是指仁的表現，是要有二人，是要在人際關係中才看得出來。

孔子對仁的解釋很多，其中以《論語·顏淵》：「樊遲問仁，子曰：愛人。」最為簡要圓滿。因為仁是一個人圓滿人格的表現，而人格必須在人群中才能表現出來。一個能愛人的人，一定能夠在人群中與別人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，一定能夠時時刻刻關心別人、照顧別人、體諒別人、包容別人，也一定會是一個具有良好品德的好人——仁者。

所有的人際關係，不外是對上、對下，及與平輩之間。孔子是個教育家，也是政治家，他論如何維持良好君臣關係，《論語·八佾》說得非常明確：「定公問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孔子對曰：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」禮是人類行為的共同規範，從消極方面來說，可以禁止悖亂的發生；從積極方面來說，可以引導正當的處世態度。孔子處在春秋亂世，世道衰微，綱紀廢弛，「弑臣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」（註十一）所以特別強調禮治。《論語·為政》：「子曰：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；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《論語·里仁》：「子曰：能以禮讓為國乎？何有？不能以禮讓為國，如禮何？」《論語·子路》：「上好禮，則民莫敢不敬。」《論語·憲問》：「上好禮，則民易使也。」

為臣之道，孔子提出忠字。忠字的涵義很廣，不只要忠於君，而且要忠於人、忠於事、忠於己。如《論語·泰伯》：「可以託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臨大節而不可奪也。」這是忠於君；《論語·學而》：「曾子曰：吾日三省吾身，為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傳不習乎？」「為人謀而不忠乎？」這是忠於人；《論語·公冶長》：「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，無喜色；三已之，無愠色。舊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。何如？子曰：忠矣！」這是忠於事。至於忠於己，則如《論語·為政》：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」不自欺，也是誠的表現。

父母子女之間，擁有血濃於水的親情，父母生育、養育、教育兒女，真是千辛萬苦。《詩經·小雅蓼莪》：「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，拊我，畜我，長我，育我，顧我，復我，出入腹我。欲報之德，昊天罔極。」頗能寫出兒女對父母恩情的感念，所以中國自古以來就非常重視孝道。在家人之間，要彼此親愛、尊重，即所謂「父慈、子孝、兄友、弟恭。」《論語·學而》：「子曰：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眾，而親仁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。」可見行孝是人生的第一要義。

《中庸》第十五章：「君子之道，辟如行遠必自邇，辟如登高必自卑。詩曰：妻子好合，如鼓琴瑟，兄弟既翕，和樂且耽；宜爾室家，樂爾妻帑。」家

庭的和睦，是一切事業成功的基礎，《大學》：「家齊而後國治，國治而後天下平。」又：「宜兄宜弟，而后可以教國人。」就是這個道理。

《中庸》第十二章：「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婦。」夫婦為人倫之始，有夫婦，才有父子、兄弟、朋友、，長官、部屬。《論語》一書，孔子直接談論夫婦相處之道的，並不多見，從孔子「已矣乎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」（註十二）的慨嘆，可見孔子認為夫婦的結合，德行比美色重要。女子出嫁曰歸，《大學》第九章：「詩云：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，之子于歸，宜其家人。」女子出嫁之後，應該努力相夫教子，使家庭美滿。丈夫齊家，則先要能修其身，《詩·大雅思齊》：「刑為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於家邦。」為夫為父之人，如果不能說到做到，身體力行，樹立良好典範，又如何能要求於妻女、國人呢？

《論語·子路》子路問孔子如何才能做到「士」，孔子回答說：「切切偲偲，怡怡如也，可謂士矣！朋友切切偲偲，兄弟怡怡。」朋友的交往，有所謂「益者三友」、「損者三友」《論語·季氏》：「子曰：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。友直、友諒、友多聞，益矣！友便辟、友善柔、友便佞，損矣！」交朋友的好處，是要能互相切磋、互相鼓勵。所謂「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。」（註十三）又：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！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」（註十四）

當然，朋友的交往，貴以誠信相待。「信」是做人的原則，《論語·為政》孔子說：「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。」《論語·雍也》孔子也說：「人之生也直，罔之生也幸而免。」所以，孔子教導學生，特別重視「信」。（註十五）

「君子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。」（註十六）賢友愈多愈好，這是人生的至樂，孔子即以「樂多賢友」，為益者三樂之一（註十七），且說：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」（註十八）不過，要別人成為自己的好朋友，先要使自己成為別人的好朋友，孔子在這方面，也很值得我們敬佩與效法。《論語·鄉黨》：「朋友死，無所歸，曰：於我殯。朋友之饋，雖車馬，非祭肉，不拜。」朋友的交往，絕不只是酒肉逐樂而已，尤貴在患難相濟，疾病相扶，朋友死了，沒有人料理喪事，孔子主動代為殯殮安喪，實在是真情感人。

善事父母為孝，善事兄長為弟（同悌），孝、弟二者，是做人的根本。《論語·學而》有子曰：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為人之本與！」孔子更是告訴弟子要「入則孝，出則弟。」（註十九）而他自己也時時都能做到「入則事父兄」（註二十）古人有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，一個人能夠做到孝、弟，一定不會犯上、作亂。（註二十一）

兄友弟恭，是兄弟相處之道，「君子敬而無失，與人恭而有禮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。」（註二十二）待人恭敬有禮，四海之內都可以成為兄弟，何況是有血緣的親兄弟呢？如果是為了一點利害的衝突，而兄弟鬩牆，互相爭訟，不只傷了彼此的和氣，也將令父母憂心。

人與人之間交往，不管是對上、下，或與平輩之間，以及陌不相識的人，最為重要的是一個「恕」字，《論語·衛靈公》子貢問曰：「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？」子曰：「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恕字，如心，就是將心比心的意思，也就是現代人所說的同理心，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這是消極性的，積極的方面，則是「己立立人，己達達人。」人與人之間，所以會有爭執，主要是因為很多人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問題，而每個人的角度不同，角度不同，觀點就不同；不同的觀點，如果沒有溝通、協商，必然會產生誤會、衝突。因此，待人之道，就是要能夠設身處地，多為別人著想，不只從自己的角度看問題，也要能從別人的角度看問題。

《大學》第十章：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所惡於上，毋以使下；所惡於下，毋以事上；所惡於前，毋以先後；所惡於後，毋以從前；所惡於右，毋以交於左；所惡於左，毋以交於右。」如果每個人都能做到推己及人的功夫，不要把自己的痛苦，加給別人，也不要把自己的快樂，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，社會就不會有紛爭、動亂，人心也才能祥和安定。

（五）孔子的人生理想

孔子的人生理想，不是只做到獨善其身而已，而要能做到兼善天下。他一生的努力，就是希望能夠施展他的政治抱負，淑世救人。根據孔子的自述，他在十五歲時，已經立下努力學習各種知識和本領的志願，到了三十歲，就卓然有成了。（註二十三）孔子在二十六、七歲的時候，擔任過委吏、乘田的小官，委吏是管會計官，乘田是管牛羊的官，他都很稱職。（註二十四）

西元前五一七年，孔子三十五歲，孔子因為魯昭公被逐，避亂到齊國，他本來希望在齊國的政壇有一些作為，很可惜因為齊國的權貴不歡迎他（註二十五），齊景公也說：「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」（註二十六）孔子於是失望的離開齊國，而回到魯國。

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：「定公九年，陽虎奔於齊。」其後，定公用孔子為中都宰，一年，由中都宰為司空，由司空為大司寇。定公九年，孔子五十一歲。中都宰，相當於現在首都市長；司空，相當於管理建設的首長；大司寇，相當

於主管司法的首長。孔子為魯國司寇三個月，就做到「夜不閉戶，路不拾遺」了，社會安定，政治大有改革，齊國非常不安，饋送女樂給魯君，魯君三日不朝（註二十七），孔子離開魯國，帶領弟子們周遊列國，到了衛國、宋國、陳國、楚國，經過十四年的奔波，才又回到魯國，這時孔子已經六十八歲。

孔子的晚年，因為年事已高，對政治生活比較平淡，而專心於學術的研究和教學。孔子的弟子，多數是平民，也有貴族子弟，前後達三千多人，身通六藝的有七十二人，所以孔子不只是位政治家，也是了不起的教育家。

聖人是孔子心目中最高的人生理想，聖人的標準，是要能做到「博施於民，而能濟眾。」（註二十八）孔子與弟子言志，他談到自己的人生理想是：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。」（註二十九）孔子的人生理想，是要使全天下的老年人都能得到安養，朋友之間都能以誠信相待，年少的人都得到關懷照顧，普度眾生，福澤遍及天下蒼生百姓，這是多麼偉大的胸襟和抱負，正是「博施於民，而能濟眾」的聖人寫照。

在孔子的心目中，金錢與地位，並不是人生追求的終極目標，孔子曾說：「飯疏食，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，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（註三十）可見孔子是淡於名利、安於貧賤的人。有一天，孔子幾個學生在談他們的志向，曾皙（名點，曾參父）說：「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、六人，童子六、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」孔子說：「吾與點也。」（註三十一）與，是稱許的意思，孔子對曾點的恬淡生活態度，表示出相同的感受。

孔子的人生理想，是在追求一個圓滿的人生，做一個智者、仁者、勇者，一方面自我成長與發展，一方面是成全別人、造就別人，福澤普及眾生、功在國家、社會。《論語·憲問》：「子路問君子。子曰：脩己以敬。曰：如斯而已乎？曰：脩己以安人。曰：如斯而已乎？曰：脩己以安百姓。脩己以安百姓，堯舜其猶病諸。」孔子的意思，君子之道，從脩己開始，再談安人，最後要安百姓。《大學》第一章：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；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；欲齊其家者，先脩其身；欲脩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；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；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誠，意誠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脩，身脩而后家齊，家齊而后國治，國治而后天下平。」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是脩身的具體表現，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，是脩身的準備功夫。

孔子的人生理想，是以脩身為精神。孔子的思想，貴在實踐，而不只是理論的陳述，講求知行合一，即知即行。談脩身的道理，首先要懂得反省，一個

能反省的人，才會是一個進步的人。《論語·公冶長》：「子曰：已矣乎，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。」一般人做錯了事，常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事，即使知道自己做錯了事，也要加以辯解、掩飾，而沒有勇氣改過，所以，孔子一再強調「過則勿憚改」（註三十二）「過而不改，是謂過矣！」（註三十三）

其次，要「見賢思齊」（註三十四）、「就有道而正焉」（註三十五）德行的修養，要在人際關係中才能彰顯其意義；德行的增長，是要不斷學習觀摩，相互切磋。孔子自述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學也。」（註三十六）孔子非常好學，不只在學問上的追求是如此，在德行的修養上，看見別人有長處，便虛心請教。（註三十七）

再者，在人格的修養方面，必須做到「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」（註三十八）就是凡事不要隨意臆測、不要一意孤行、不要頑固執著、不要偏私己心。儒家的特質，講求中庸的思想，所謂「不偏之謂中，不易之謂庸。中者天下之正道，庸者天下之定理。」中，不是一分二為中，中是恰到好處，無過無不及。孟子讚美孔子是「聖之時者也。」（註三十九）就是因為孔子「可以速而速，可以久而久，可以處而處，可以仕而仕。」的中道表現。

《論語·衛靈公》：「子張問行。子曰：言忠信，行篤敬，雖蠻貊之邦行矣，言不忠信，行不篤敬，雖州里行乎哉！」君子立身處世，就是要能做到「言忠信，行篤敬」，要謹言慎行，所以孔子說：「古者言之不出，恥躬之不逮也。」（註四十）又說：「其言之不忤，則為之也難。」（註四十一）而在行事上，「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無道，危行言孫。」（註四十二）當然，謙虛的態度，是脩身的必備條件。《論語·泰伯》：「子曰：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驕且吝，其餘不足觀也已。」這句話值得我們三思。

肆、孔子的人格特質

孔子的言行舉止，都足為世人的表率，所以在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中，佔有崇高的地位。孔子的生命情調，具有許多的特質，《論語·學而》：「子禽問於子貢曰：夫子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，求之與？抑與之與？子貢曰：夫子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！」除此，筆者把孔子的人格特質，歸納為以下數點：

(一) 謙虛

《論語·子罕》：「大宰問於子貢曰：夫子聖者與？何其多能也？子貢曰：固天縱之將聖，又多能也。子聞之曰：大宰知我乎？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。」又：「子曰：吾有知乎哉？無知也，有鄙夫問於我，空空如也，我叩其兩端而竭焉！」孔子把自己的博學多能，自喻為「鄙事」，而所以「多能鄙事」，是因為「少也賤」，這是多麼的謙虛！一般人有了一點學問，便沾沾自喜，驕矜得意，孔子卻把自己的博學，自稱為「無知」，孔子也常告誡弟子說：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驕且吝，其餘不足觀也已。」（註四十五）對於子路自謂「千乘之國，攝乎大國之間，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，由也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」孔子只是「哂之」，因為「為國以禮，其言不讓。」（註四十六）

(二) 勤學

《論語·公冶長》：「子曰：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學也。」又〈述而〉：「子曰：默而識之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，何有於我哉？」又：「子曰：德之不脩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。」又：「子曰：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又：「子曰：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。」由此可見孔子好學的精神。孔子的好學，主張學思並重，多問多學，而且不可以強不知以為知。

《論語·為政》：「子曰：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」又〈八佾〉：「子入大廟，每事問。或曰：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？入大廟，每事問。子聞之曰：是禮也。」又〈公冶〉：「子貢問曰：孔文子何謂之文也？子曰：敏而好學，不恥下問，是以謂之文也。」又〈為政〉：「子曰：誨女知之乎？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」因為孔子非常的好學，所以學問精進，即便是唱歌之事，孔子也是虛心學習。〈述而〉：「子與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後和之。」而由於對學問的濃烈興趣，孔子是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」（註四十七）一顆學習的心，就是一顆年輕的心；一顆年輕的心，就是一顆快樂的心。這正是孔子的寫照。

(三) 樂觀

孔子一生，志在淑世，但是當時各國的諸侯都在追求富國強兵之道，對於

孔子深遠的理想，大多無法接納，孔子並不灰心，依然秉持理想，知其不可而為之，而對自己抱持的理想，一直是滿樂觀的態度。《論語·子罕》：「子畏於匡，曰：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？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，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」又〈述而〉：「子曰：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」又〈衛靈公〉：「（孔子）在陳絕糧。…子曰：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」孔子長相像陽虎，陽虎曾經欺暴匡人，所以孔子經過匡城的時候，被匡人誤以為是陽虎，而拘留了五天；孔子絕糧，生活困頓，弟子都忍不住了；孔子到宋國，差一點被桓魋殺害。面臨各種的危難，孔子永遠充滿自信、樂觀。

〈憲問〉：「子路宿於石門，晨門曰：奚自？曰：自孔氏。曰：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？」〈八佾〉：「儀封人請見，曰：君子之至於斯也，吾未嘗不得見也。從者見之，出曰：二三子，何患於喪乎？天下之無道也久矣，天將以夫子為木鐸。」木鐸，金口、木舌之鈴，施政時所振，以警民眾。儀封人見了孔子之後，深信孔子的德業，就像警世的木鐸，可以垂教世人，傳名萬世。孔子弟子三千人，願意追隨孔子周遊列國，一定也是對孔子秉持的理想，十分的推崇，具有極大的信心。

（四）仁心

孔子是個極有愛心的人，仁，是孔子的中心思想，《論語·顏淵》：「樊遲問仁，子曰：愛人。」樊遲問怎麼樣才能做到仁？孔子回答說：能愛人的人，就已做到仁。孔子不輕以仁許人（註四十八），孔子自己也說：「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，抑為之不厭，誨人不倦，則可謂云爾已矣。」（註四十九）而我們從《論語》一書，便可多方面看到孔子富於仁心、愛心的表現。

〈述而〉：「子食於有喪者之側，未嘗飽也，子於是日哭則不歌。」古代聖賢都有惻隱之心，也就是充滿仁心、愛心，所以「文王視民如傷」（註五十）、「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由（同猶）己溺之也；稷思天下有飢者，由己飢之也。」（註五十一）孔子在喪家之側，不忍心吃飽，當日參加喪家悲哭，則不忍心歡歌。又〈子罕〉：「子見齊衰者、冕衣裳者與瞽者，見之，雖少必作，過之必趨。」這不只因為孔子知禮、行禮，同時也是同情的愛心。又〈衛靈公〉：「師冕見，及階，子曰：階也。及席，子曰：席也。皆坐，子告之曰：某在斯。師冕出，子張問曰：與師之道與？子曰：然，固相師之道也。」孔子很熱心的幫助瞽者上階、入席，又一一介紹賓客，都是出自內心的至誠。

孔子的愛心，不只及於人民，也及於天地萬物。〈述而〉：「子釣而不綱，

弋不射宿。」孔子用釣竿釣魚，不用網子網魚，釣魚只能一次釣一尾魚，網魚則一次網很多魚；孔子射鳥，也不射夜宿沒防備的鳥。由此可見孔子的仁心。待物如此，待人可知。

（五）自得

孔子是個有理想的人，雖然當時的國君不能接受他的抱負，但是孔子頗能怡然自得，並不戚戚於貧賤，也不汲汲於富貴。他曾說：「富而可求也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為之，如不可求，從吾所好。」（註五十二）又說：「飯疏食，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，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（註五十三）

〈述而〉：「子之燕居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。」這章記述孔子閒居的時候，容態舒適，神色愉快。孔子是一位謙謙君子，所以子夏形容他「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。」（註五十四）孔子做事的原則，是執守中道，無過無不及，因此能夠從容不迫，悠遊自得。

伍、結語

孔子的偉大，不只是因為他是一位理論家，更是一位實踐家。孔子論施政的方法，首先強調以身作則，為群倫的表率。《論語·顏淵》：「季康子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政者，正也，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？」執政的人能夠以道修身，端正行止，流風所及，人民受了感化，自然也會循規蹈矩，依正道而行。季康子是魯國的權臣，「季康子患盜，問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苟子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。」（註四十三）季康子憂患魯國盜賊太多，孔子告訴他治本之道，只要自己能夠清廉而不貪贓，人民自然知道廉恥而不會犯法。又如「苟正其身矣，於從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」及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，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」（註四十四）等語，不只是施政者應該如此，在一切的人際關係中，都應該先要求自己，再去要求別人；我們總是寬以待己，嚴以責人，如果人人能夠以要求別人的心來要求自己，以原諒自己的心去原諒別人，這個世界、這個社會，必然減少許多紛爭和兇暴的事。

註釋：

- 一、《論語·述而》子曰：「富而可求也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為之。如不可求，從吾所好。」

- 二、《論語·述而》：「子不語怪、力、亂、神。」
- 三、見《論語·先進》。
- 四、見《論語·雍也》。
- 五、見《論語·為政》。
- 六、見《孝經》。
- 七、見《論語·陽貨》。
- 八、見《中庸》第二十二章。
- 九、《中庸》第二十二章：「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盡其性；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；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；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」
- 十、見《中庸》第一章。
- 十一、見《孟子·滕文公》。
- 十二、見《論語·衛靈公》。
- 十三、見《論語·里仁》。
- 十四、見《論語·述而》。
- 十五、《論語·述而》：「子以四教，文、行、忠、信。」
- 十六、見《論語·顏淵》。
- 十七、見《論語·季氏》。
- 十八、見《論語·學而》。
- 十九、見《論語·學而》。
- 二十、見《論語·子罕》。
- 二十一、詳見《論語·學而》。
- 二十二、見《論語·顏淵》。
- 二十三、《論語·為政》：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。」
- 二十四、《孟子·萬章》：「孟子曰：孔子嘗為委吏矣，曰會計當而已矣。嘗為乘田矣，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。」
- 二十五、見《墨子·非儒》。
- 二十六、見《論語·微子》。
- 二十七、見《論語·微子》。
- 二十八、《論語·雍也》：「子貢曰：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，何如？可謂仁乎？子曰：何事於仁？必也聖乎！」
- 二十九、見《論語·公冶長》。

- 三十、見《論語·述而》。
- 三十一、見《論語·先進》。
- 三十二、見《論語·子罕》。
- 三十三、見《論語·衛靈公》。
- 三十四、見《論語·里仁》。
- 三十五、見《論語·學而》。
- 三十六、見《論語·公冶長》。
- 三十七、見《論語·述而》。
- 三十八、見《論語·子罕》。
- 三十九、見《孟子·萬章》。
- 四十、見《論語·里仁》。
- 四十一、見《論語·憲問》。
- 四十二、見《論語·憲問》。
- 四十三、見《論語·顏淵》。
- 四十四、見《論語·子路》。
- 四十五、見《論語·泰伯》。
- 四十六、見《論語·先進》。
- 四十七、見《論語·述而》。
- 四十八、《論語·公冶長》：「孟武伯問：子路仁乎？子曰：不知也。又問：由也，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，不知其仁也。求也如何？子曰：求也，千室之邑、百乘之家，可使為之宰也，不知其仁也。赤也何如？子曰：赤也束帶立於朝，可與賓客言也，不知其仁也。」可見孔子不輕以仁許人。
- 四十九、見《論語·述而》。
- 五十、見《孟子·離婁》。
- 五十一、見《孟子·離婁》。
- 五十二、見《論語·述而》。
- 五十三、見《論語·述而》。
- 五十四、見《論語·子張》。